



近代中國武俠
小說名著大系



武林爭雄記

二

原著
批校
白
葉洪生
羽

下卷

牧野雄風

目錄

緣起	三四一
第一章 飛豹亡命逢怪叟	三五三
第二章 人魔詭笑戲惡奴	三七一
第三章 雪中入深山訪仇	三八七
第四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	四〇七
第五章 蕭蠻威脅女羅剎	四一九
第六章 女羅剎抗捕獻酒	四三九
第七章 焦人魔壘石誘敵	四五一
第八章 蕭二蠻誤中毒計	四六五
第九章 申凌風銜恨行刺	四八五
第十章 飛豹子弄巧成拙	四九九
第十一章 高紅錦潰圍喪儼	五三五

第十二章	飛豹子單騎緝賊	五五一
第十三章	探山嶺割髮懸樑	五六五
第十四章	弄夜影龍沙戲豹	五八三
第十五章	韓昭第秣馬厲兵	六〇一
第十六章	飛豹子設謀抗敵	六一三
第十七章	商家堡群雄決鬥	六二七
第十八章	赤鼻翁大言驚人	六三九
第十九章	眾馬師競顯身手	六五五
第二十章	戴崇俠折服銀鎗	六七一
第二十一章	龍沙叟縱火解圍	六八三
後記		六九五

緣起

飛豹子袁振武，和名鏢師十二金錢俞劍平，當年輕時，在魯東太極丁朝威門下，同堂習藝，成為太極丁門下兩大高足。俞劍平性情堅韌，袁振武性情剛強，同門小師弟全都畏懼袁師兄，勝過老師。師傅太極丁因此看錯了袁振武的性格，以為他倔強傲慢，不足承學。太極丁有九個弟子，大弟子姜振齊早因過犯，逐出門牆。袁振武是二弟子代師授藝，已歷數年，同門諸友全把他看成大師兄，他也以此自居。不想臨到這一年，丁朝威封劍閉門，廣邀武林觀禮，竟當場越次傳宗，贈劍贈譜，把本門衣鉢傳給了三弟子俞劍平。

俞劍平惶恐不敢接受，群徒也駭然相顧。可是太極丁的說話，一向斬釘截鐵，不許違拗。袁振武見這情形，勢在必行，竟引群弟子，拜見俞大師兄。眾人見他揚揚如平時，有替他抱不平者，有讚嘆他有容讓者，有好言安慰他者；他都很謙虛的答對了，而不知他心中怨憤已極。

復數月，他竟以母病告假回籍，臨別贈筵，袁振武痛飲大醉，向師門告歉，微吐不平。太極丁傲然不顧道：「但願你能發憤自強！」太極丁的愛女丁雲秀，既當場勸慰袁師兄，席散後又暗告其父：「袁師兄此行，恐不再來了罷？」太極丁道：「他為甚麼不再來？」丁雲秀說：

「袁師兄心中不悅，我恐怕他將來與俞師兄存下芥蒂。」

太極丁怫然笑道：「我既一秉大公，選拔了俞振綱，他若不能替我遮風擋雨，我也就不用著教他持掌門戶了。袁振武不痛快，我教他不痛快去。但願他有志氣，把那梟強的脾氣改一改，也算我成全了他。」太極丁的脾氣也是越老越剛的，可是他暗中也有打算，他並不怕袁、俞結仇。

袁振武果然一去不再歸來；他更改姓名，漫游江湖，抱定決心，要別訪絕藝。師傅既說他性格剛愎，不能成事，他為了這句話，要做出一個樣子來，教師門看看。於是，袁振武不辭勞苦，跋涉風塵，各處探訪名師。後來他遇見鷹爪王，正陷在獄中，袁振武傾囊相助，供膳供酒，賄買獄卒，與王相見，願出死力營救；鷹爪王起而猜疑袁振武無因而來，最後吐露肺腑，鷹爪王乃煩袁振武遠道送信求救，由豫北直奔到漢陽。

鷹爪王之妻魯氏三姊弟，此刻已先得信，可是未詳實情。袁振武細說鷹爪王的近況，尤其是「未受重刑，手腳能動」的話，魯氏三姊弟打聽得十分仔細。鷹爪王之妻還有疑慮，鷹爪王的妻姊魯大姑是個老嫗，卻很喜愛袁振武的勇決和見事機警，又有紅衣女俠高紅錦在旁垂青幫話，這才由魯三姑（鷹爪王之妻）潛修密札，把袁振武轉荐到師弟劉四師傅處，暫為假館習藝，容得鷹爪王出獄，再親自傳授。

袁振武不了解他們的佈置，堅欲隨魯氏姊弟，一同北上救師；魯三姑峻拒不允，魯大姑又撫肩勸道：「你是好人家兒女，不要跟我們胡參預。你的苦心我已明白，我準教你拜得成老師，

學得著絕技就是。」女俠高紅錦亦笑喚：「師弟，我們暫別，半年後我們再相見；到那時候，管保教你見著鷹爪王。」

袁振武無奈，持書而行。走了三幾天，半途忽聽傳言，大盜鷹爪王戕官越獄，有三個女人裡應外合，而且放了一把火，殺了好幾個牢卒，現在海捕文書已下。袁振武至此大駭，自己本是富室子，為護產才習武，為爭一口悶氣，才出來續訪名師；至於作奸犯科，心上實在不肯。

但是環境逼迫下，袁振武不久終於重遇上鷹爪王，獲得王門絕技，鷹爪王又把他轉荐到一位點穴名家門下，又學會了接暗器的「聽風接箭法」。而故鄉忽於此時禍起，他的胞兄被土豪糾眾毆傷要害，吐血而死；袁振武驟聞慘變，怒火滿腔，竟變裝還鄉，殺家復仇，然後逃罪出關，開始了流浪生涯。經過許多的遇合，他的武技一天比一天精，他的事業一天比一天下降！

當此時，塞外有大牧場，場主快馬韓，名韓天池，號韓邊圍；上與官府通聲氣，下與草莽廣結納，身擁兩座牧場、一座炭窯，手下養著許多馬師、牧師；聲勢闊大，儼為一方之豪。每逢他販馬到關內外各地，沿途豪客無不推情借道，護送放行。

如此多年，未生事故。忽有一天，遺副手押良馬一群，赴盛京販賣。行經煙筒山，竟中途失盜；風不鳴，草不動，無端失了良駒九匹；內有一匹名馬，乃是送人的禮物。韓天池大恚，率眾策馬，親往查勘。牧場內留守之事，交給了他的副手魏天佑，家中之事交給了愛女韓昭第。無論場中家中、櫃上窯上，遇事都由這愛女與魏天佑商辦；魏天佑是快馬韓的盟弟。

韓天池剛剛走了兩天，袁振武改名袁承烈，別號袁嘯風，偏偏一個人前來投効。持木棒，

以下交代《武林爭雄記》十八章以後至廿四章之故事情節大要。

棒內灌鉛；負行囊，囊有塗漆銀壺，翩然登門。說是久慕快馬韓的英名，自己游踪已倦，要擇主托庇，苟延歲月。魏天佑等大疑，因設法盤詰其人，又潛派人搜檢其行囊。這不速之客怫然不悅，就要告退。自說：「我聽說快馬韓是今日的孟嘗君，來者不拒，量材給事，我才遠道來投。不想道路傳聞，和事實不同，我連韓當家的面還沒見著。諸位請坐，小弟暫且告退，改日再來。」

袁振武越要走，魏天佑挽留越堅，說：「我們場主現到第二場去了，已經派人去請，少刻就到。足下遠道而來，必想本場規模很大，其實不過我們幾人在此窮湊。足下既然肯光顧，想必認識敵場中的誰吧？」袁振武心想他們這是要對證，便笑道：「貴場趙庭桂師傅，和在下同鄉，請你費心把他請來。我們可以談談，您就放心了。」

偏偏趙庭桂已經押馬赴藩，不在場內，魏天佑和韓昭弟密商：「此人無端而來，我們不能放走他。」魏天佑遂對袁振武說：「請袁爺到飯廳吧，咱們先吃飯。」袁振武笑道：「還是先請趙師傅見見面，我吃著也痛快。」魏天佑和魏昭弟以目示意，也笑說：「趙師傅就在飯廳恭候著閣下哩。」

袁振武慨然起身，來到飯廳，飯廳已有數十位馬師在座。袁振武登時明白，魏天佑是考較自己的眼力，便往各桌一巡，並無趙庭桂在內。

魏天佑故露訝容，道：「這不是趙師傅嗎？趙師傅，有人找你。」應聲從東隅站起一人，道：「誰找我。」此人是個矮子，潯河口音；袁振武卻是樂亭人，相差無幾。袁振武看了一眼，

對魏天佑說：「在下眼力很拙，這一位我卻不認識，我找的是敝同鄉趙庭桂，是個高個兒，瘦子。」顧天佑大笑道：「那麼是錯了，趙庭桂呢？」旁有一人道：「趙庭桂從早晨就上炭窯去了。」魏天佑道：「快去請他去，我們先吃飯。」親自遜座，給袁振武斟酒。

袁振武滿不介意，酒來就飲，某來就吃，一面吃，一面談，魏天佑還是反覆繞著彎子試探。飯罷，天已不早，魏天佑堅留下榻；袁振武不推辭，遂在客館歇下，魏天佑撥人相陪，暗加監防。

當晚在櫃上議論這不速之客，韓昭弟說：「也許是真投効的，我們莫慢待了他，傳出去不好聽。」司賬說：「姑且留他住幾天，細細看看他。」魏天佑點頭道好，過了一會韓昭弟回宅。

一晃到二更以後，忽然狂風大作，陰雲四合，一陣驚雷，暴雨驟降，魏天佑惟恐久雨不休，山洪大降，又慮霹靂驚了馬群，忙起來巡視。韓昭弟姑娘已然回宅，也忙起床，穿雨衣，騎快馬折奔牧場。宅子離牧場不過半里多地，但是狂風暴雨，大地昏暗；她一點也不怕，攜火槍、弓箭，帶一馬夫，如飛趕到牧場，與魏天佑合力防雨。直到三更後，方在她父的寢舍內宿下；渾身溼透，雖有雨衣，也遮不住大雨淋漓。

韓昭弟姑娘換穿上她父的衣衫，把自己的衣服晾在椅子上，這才就枕。忽然聽見場中警哨狂叫，人喧馬叫，連忙起來。先到魏天佑的寢舍一看，魏早已出去。直尋到牧場北隅，連遇馬師，方知大雨之中，又丟了六匹馬，而且全是好馬。眾馬師提羊角燈驗看雨路，發見木柵數處已拔上來，又浮按下；這是又被盜，已無可疑。可是地上蹄跡竟奇怪的很，只有來蹤，沒有去

迹。

韓昭第大驚，忙隨魏天佑去驗看客館；那位不速之客袁承烈竟也失蹤，只有他的小包袱還在。打開驗查，銀物俱在，眾武師人人惶惑大譁，斷定不速之客必是盜馬賊的底線。魏天佑尤其愧疚，多方防範，仍不免瞪著眼上當；立刻披雨衣，帶兵刀火槍，率幾十個武師馬師，揣測迷路，分兩路急追下去。堅囑韓昭第姑娘留守。大雨已住，荒原草溼，魏天佑曲折投奔西北方。

魏天佑竟一去沒了影，韓昭第久候無信息，心中焦灼，也要出勘馬跡。司賬苦勸不聽，韓昭第姑娘自恃騎術很精，火槍和彈弓又打得準，到底踏著魏天佑的行跡，也追奔西北。草原溼跡，略辨馬蹄痕，韓昭第姑娘直撞到商家堡，天已黃昏。突然發現商家堡的大盜姚方清，已將魏天佑等九人生擒，正在安排馬匹，要用口外相傳已久的酷刑——「五馬分屍法」，把魏天佑置於死地，魏天佑被縛罵不絕口。

韓昭第父女和姚方清本相識的，今日睹危狀，忙摘彈弓，先救一步，把火把打滅。姚方清大聲喊問：「誰來攪局？」韓昭第正要現身，忽於丈餘外，有一人影低喝道：「姑娘且慢！」這條人影箭似的越柵欄而過，一伏身，把捆魏天佑的繩索剪斷；隨即一正身，投刀在地，面對姚方清叫道：「姚寨主，暫請息怒，聽我一言。」姚方清愕然注目，這人正是那個不速之客袁振武，袁振武竟救了魏天佑。

黑影中柵欄又一響，韓昭第到底也湧身而至；直趨到姚方清面前，先請一安，後叫一聲：「姚叔父，姪女我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三方對面，敬問誤會；方知牧場二當家魏天佑率騎追賊，步尋蹄迹，遇見商家堡的馬群，竟誤犯盜卡。雙方言語失和，和方家堡的四當家起了衝突。雙方答話是在副塞廣庭上，四寨主挺花槍猛刺馬師，魏天佑揮刀拒戰；連鬥數十合，刀鋒橫掃，竟將四寨主的四個手指頭削掉。因此大寨主怒極，敲動梆子，招集弓手，揚言要用亂箭射死這九個馬師。魏天佑等九人見事迫危殆，不能退逃，一逃則亂箭集身；乃吆喝一聲，反而往賊寨猛撲。卻不料這一來正中賊計，一聲呼嘯，掣動翻板，九個馬師只逃走兩人。

到了這時候，不速客袁振武突然出現，他既在當夜窺見真的盜馬賊，一路追下來，已發見盜馬賊的本意，不是為財，純為復仇。他們用人腳踏著馬蹄鐵，盜得良駒；故意貼著商家堡的地界逃走，藉此安下嫁禍於人的心。

袁振武不曉得這些內幕，只不過一路跟綴，既巧獲賊蹤；又聽得半懂不懂的賊人密謀，他就急忙往回走，有意炫才，要給牧場一個信。這一來，偏偏遇見策馬急追的魏天佑，遠遠望見商家堡的馬群，認做形跡可疑，要趕上前一問；結果身入重地，引起紛爭。姚方清既誘擒眾馬師，本與快馬韓相識，苦不得下台。馬師罵不絕口，姚方清這才一怒，要盡殺九人。

當下，袁振武炫技示威，遜辭求和。韓昭第姑娘又以晚輩之禮；當面求情，一口一個「姚叔父」，又說：「我父親沒在家，他們不懂事，你無論如何，也得賞一個面，我這裡給你陪禮啦！」於是請一個安，又請一個安。

商家堡大寨主姚方清竟被窘住。男人不能跟女人鬥，長輩不能跟晚輩鬥，姚方清搔頭無言。

可答。昭第姑娘又陪笑向前挪了一步道：「大叔，我跟你討臉，把他們放了吧，他們得罪你，我父女給你陪罪。」姚方清面含不悅，指問袁承烈道：「這一位又是何人？」

昭第道：「這位袁壯士麼？人家是新朋友，聽見我們這事，很替我們著急；人家本是勸架來的。大叔，你放我們走吧，你不說句話，姪女可不敢偷著溜走；你真格的不看家父一個老面子麼？」

姚方清尋思良久，終把眾人釋放，可是到底放下話：「大姑娘既然這麼說，我們四弟的手指頭就算白丟了，你們走吧。……可有一節，咱們五天為期，你父親不是沒在家麼？留這五天空，務必請袁壯士和大姑娘把韓大哥請來，我們老哥倆還要講講。」

韓昭第還在情懇。袁承烈看出風色，竟一口代為答應下——「五天以後，一定有人來登門陪罪。」言外也許是快馬韓親到，也許是別人替他來。姚方清這才傳令，開放卡子，把眾馬師直送出界外，叮嚀後會，一揖而別。

歸後，魏天佑抱慚無地，場主不在家，不幸二次失馬，還勾起一場麻煩；魏天佑直似走了真魂，十分懊喪。韓昭第再三勸慰，先設小筵，向袁承烈道勞賀功。忙派人給快馬韓趕行送信；料到五天內，快馬韓勢難趕回。韓昭第、魏天佑、司帳馬先生，和袁承烈急急預備屆期赴會之事，同時加緊巡視全場，恐其仇人再來生隙。第二天布置齊備，赴會人物選定；袁承烈年在三十餘歲，正當壯年，人既精幹，出謀畫策又穩當，又透切；他居然後來居上，大為魏天佑所推崇，無形中成了要緊人物。

到了五天頭上，三更起來，四更進食，五更出隊；牧場共選了七、八十人，前往踐約。地點在牧場和商家堡之間，各各拿著武器。這一場約會，不可言喻，是一場兇險的械鬥。

及至雙方相會，姚方清那邊也邀集了許多幫手。有一個鐵臂金剛張開甲，年約六旬，精神矍鑠；氣派異常，群賊全很尊敬他。牧場中人也早都聞過他的大名，今見他高居賓位，未免有懼敵之意。張開甲也龐然自大，他手下還帶著許多門徒。兩邊的人在一片廣原相會，旁有小廟，做了會場。雙方照樣以禮相見，先說場面話，後歸事件本題。

群盜邀來的朋友齊責馬師無理，強犯人界，出口不遜，又刀傷地主，致令殘廢終身：「相好的，這太說不下去！」馬師們便說：「誤人卡子，就處五馬分屍，姚寨主是不是太不講面子？」越說話風越硬。

那張開甲老英雄突然用鼻子哼了一聲，說道：「口頭上窮咬，有甚麼意味；朋友，咱們還是手底下明白！」脫衣束帶，捻拳上前，他叫道：「那位朋友陪在下走兩招力笨拳？」謙以為傲，顯出老不服氣的勢派。飛豹子袁振武微微一笑，道：「張老師傅，我在下晚生末學，願請教高明。」

袁振武挺身而出，兩人交手。袁振武惟恐敵人勢強，處處持重，未慮勝，先防敗，走了幾招；萬想不到這位張老英雄是個銀樣蠟槍頭，只會下馬威。又走過幾合，竟被袁振武措手不及，揮拳一搗，打破了鼻子，哼哼的直罵；他的手下門徒譁然大噪，就要脫衣抽刀，和袁振武拚命。

忽然有一人從盜群中閃出來，張兩臂如翼，連呼：「別亂，別亂！」按住眾人，轉對袁振

武，上下打量，突然發出冷笑來，說：「我道這位是誰？原來是熟人，好好好，我們有三四年沒見，老交情了。今天我纔訪著閣下，這是踏破鐵鞋沒處尋，得來全不費工夫。想不到尊駕又改了名字，怎麼不改姓呢，你可記得虎林廳咱們那回交情嗎？」

在場的人聽見這話，俱都驚訝，齊視這發話的人。

這發話的人是一個赤面大漢，腦門子上有一條刀痕。袁振武驟見此人，驚地一怔，及至注目一望，不禁怒氣塞胸，喝道：「原來是你！你這無恥的賭棍，你還配叫字號！你本是袁二爺掌上偷生的鼠子，你反而勾結官廳，要加害我。今天我們相逢，好好好，當年舊帳倒可以澈底一清！」

牧場中人也有一兩認識這赤面大漢的。這人是虎林廳大賭局的局頭，姓鄧名熊，綽號火鷄子，和土豪陸萬川勾結，專做腥賭騙人。

飛豹子袁振武復仇避禍，初出關外，孤身漫遊，闖到這虎林廳，正值這火鷄子鄧熊，喝命賭局打手，痛毆姓孫的兩個商人。姓孫的是父子二人，兒子販皮貨，受了他們的賭騙，不但輸了一千多兩銀子，還把皮貨扣下。姓孫的父親趕來查問，聲言控官；殊不知地方官面也和賭徒勾結，一任賭徒毆打孫氏父子，竟無人過問。飛豹子路遇此事，勸架幾乎挨打，他遂一怒下毒手；砸了賭局，救走孫姓父子。

孫姓父子幸得遇上同鄉，護送出險；賭徒們把全副怨恨都放在飛豹子袁振武身上，假仗官勢，扣留不放，意在敲詐，引起禍端。後來弄假成真，要把袁振武送官；袁振武看出強龍不壓

地頭蛇，就在大堂上打散隸役，飛身越牆逃走。官府立刻以捉飛賊的名義，派馬隊窮追袁振武。

飛豹子袁振武空有絕技，到此也無計可施；只得落荒亡命，爬過亂山，潛投荒村。又被群狗驚吠，洩露行藏，袁振武只得攀樹潛匿，險遭毒手。好容易抓了一個空隙，再乘夜逃亡。

如此兩夜一天，狂奔迷路，飢渴交迸，力盡筋疲。登土崗遙望，看見相隔數里，有黑忽忽一堆濃影，又從濃影中，透出一星星火光。袁振武掙扎著投過去，打算叩門尋宿求食求飲。迫近了一看，這是一段荒林土谷，土谷內藏三間土屋，外環木欄，從小窗透射燈光。

袁振武攀窗試往裡看，有一老婆婆正在堂屋蒸食物，好像一籠一籠的饅頭；另有一老叟，似在內間睡覺，兩人似是老夫婦。袁振武退觀院內，返觀四鄰，這竟是孤另另一座小院；不但左右無鄰，而且前不著村，後不挨店，距大路也遠；若非夜照燈光，外面行人看不出此間會有住家。

袁振武心中納悶：「這麼孤另另的一座小屋！這麼孤另另的一對老夫婦！他們是幹甚麼的呢？」正在作想，忽覺背後有腳步聲，回頭一望，渺無人影。屋內卻發了話：「朋友，別看了，請進來吧。」

袁振武隨著這話，不禁一鬆手，不再攀窗，腳落平地，再一回看背後；一個枯瘦老叟手持火捻，含著詭祕的笑，立在自己身後，恰將退路堵住。

這個老叟果然不是尋常百姓，實在是「冀北人魔」焦煥；和他的妻「女羅刹」，因巨案逃居關外，又和當地土豪玉九起了爭執。夫妻齊下毒手，玉九慘敗，糾眾再來尋鬥。焦煥夫婦仍

以倒敘開場，是挖大雲補小月法。極罕見。

將敵人逐走，可是焦煥的一隻腿也受了傷。夫妻倆自知寡不敵眾，遷地養傷，暫隱俠踪；玉九暗暗遣人來刺探他！飛豹子袁振武恰在這時候，奔來攀窗偷窺，焦氏夫妻頓生疑怒。

當下，二老把袁振武強邀入屋內，獻湯獻食，然後細談他的來意。兩方越說越齟齬，當此時，外面追尋飛豹子的馬隊已到。袁振武至此吐實，二老也就頓釋疑猜，說：「原來閣下和我們一樣，也是逃罪的人麼？你放心，我夫妻替你擋一下，回頭我還有話對你講。」……『牧野雄風』的故事就如此開場。